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七目錄

諭户部

諭張鵬翮

諭大學士等

諭大學士温達等

諭大學士温達等

諭大學士温達等

諭大學士温達等

諭户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七

勅諭

諭戸部

定海總兵官吳郡願自備船隻親送浙江漕糧五萬石乘順風速達閩省以濟饑民實心効力有禆公務深可嘉尚著照所請速行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九日

諭兵部

李雄久在登鎮各海岸海口險要情形早應詳察乃平日因循怠玩防範不嚴令賊船事發始借辭往沿海一路酌派巡防又身離汛地不先奏明及起程之後方行題報殊屬不合著嚴行申飭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諭吏部

田種玉効力舊臣年踰八十深可軫念其子候選州同田世元著以州同員缺即行補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

二十日

諭吏部

蘇達海等支給錢糧年月俱准通算此等人員皆經各旗保送朕親行揀選之人見在各缺著儘先補用以示鼓厲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諭吏部

朕每因朝列舊臣漸次衰謝時切軫懷特命内閣詢問順治年間進士所有罷職在籍者已無多人王士禛江

皋周敏政葉矯然徐淑嘉宋慶遠皆以公事詿誤屏廢里居今年臻耄耋深可憫念著俱復還原職以示朕格外加恩至意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諭工部

御壩西壩加長工程甚屬緊要俱如該督所請及時興工修築其應用錢糧著速估奏聞河圖留覽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諭吏兵二部

海洋盜刼與內地江湖盜案無異該管地方文武官能加意稽察盡力搜緝匪類自無所容豈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絶商賈貿易王懿所奏無益下所司知之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吏部

凡解任官員應追賠銀兩地方承追官自應嚴催依限完結今因發回本旗本籍追賠遂欲將原叅承追官銷案是特希圖為承追官卸過之意如此必致互相推諉

欠愈難完此例遵行已久不可更改著仍照定例行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内閣翻通本事甚緊要如不得漢文意思或一二句言語翻錯於事之輕重大有關係内院侍讀學士侍讀官員俱係按俸補授之人所翻本章不甚妥當朕閲看清文多在内行走和蘇徐元夢雖係草職之員現令學翻漢文者無能過之將和蘇徐元夢補授内閣額外侍讀

學士翻改本章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一日

諭兵部

朕於水陸兵丁調用年久深悉其情事船出海洋必俟風候若不待時候不察風汛而强行之必致兵船損壞官兵係朕歷年養育之人遇賊自應効死如無賊而徒以巡哨受傷實屬可惜該總兵官須於此留意大加謹慎至製砲不應令貧乏武官捐造著該撫即行捐資辦理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三日

諭和碩顯親王衍璜等

朕自幼讀書略觀經史持身務以誠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雖德之涼薄性之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守五十年夙夜無間即纎悉細務不敢少有怠忽嘗觀古昔哲王君臨天下之久能持終者蓋鮮朕前少年時血氣方壯常毅然有矯偏治敝之意茲春秋漸高血氣漸耗胷中鋭氣甚減而朝乾夕惕實與日加增今正當恪慎保終孜孜為萬姓圖治安之時也朕之御極年久皆

祖宗厚德景福積累留貽之所致此請上尊號稱賀特虛文耳於朕躬毫無裨益史書所載慶雲靈芝天書萬壽節朝賀加上尊號等類徒為先儒所譏並無善處有何所補而欲行之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三日

諭和碩顯親王衍璜等

朕於壽日停止朝賀已二十餘年兹諸王羣臣以今歲當五十年昇平之會特請朕御殿行禮以慰中外官員士子及兵民人等仰望之心公疏奏陳詞意誠懇朕勉

順羣情如所請行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一日

諭兵部

所議廵防事宜極其詳盡但此番捕獲洋盜皆係住居內地之人並未盤踞島嶴其盡山花鳥山等處原無海港可以泊船今欲遣官兵鎮防廵哨一年一更換大洋之中徒勞兵力且恐致有傷損該地方文武官員惟嚴察內地奸民不致出洋盜刦則生民自然安輯著再加確議以聞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諭户部

這項無著錢糧俱係南巡時地方官公同動用伊等不敢申明以前任官員那用虧空之項著落後任官員賠補必致科派擾害百姓此處朕知之甚悉心殊不忍這項無著十萬八千有竒銀兩免其賠補以示朕軫念官民至意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諭張鵬翮

卿簡任司農清勤恪慎積弊剔除實心盡職大有裨益

部務關係緊要料理需人雖卿父年踰八十聞精力尚健不必急請歸省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等

朕綜理政事思以人命為重務必再三斟酌除真正死罪外其餘酌量寛宥看來偷盜人參為從者俱照例完結惟財主為首者今擬絞罪在牢者甚多此等人到秋審時亦宜赦之時值立夏漸漸炎熱監禁人犯汚穢氣味易於染病致斃甚為可憐著交與刑部酌量減等議

奏完結康熙五十年四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此閒大學士等將朕口傳旨意令在京大學士齊集九卿詹事科道掌印未掌印官員通行曉諭伊等有可言之事在九卿前各親書奏聞朕自京偶爾違和至今扶掖未能行走又兼天時亢旱日夕憂慮寢食靡寧古來君臣之義最重必明良合德方能上格

天心感召和氣不在修飾虛名也今亢暘不雨君臣宜

時相儆惕以萬民生計為憂其間念切國家不乏其人而玩泄性成者亦未必全無凡尔臣工理宜體朕孜孜憂民之念竭誠禱祝庶可望甘霖早沛耳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現在此處大學士等將朕手書諭旨發往京城會集滿漢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詳晰傳諭伊等有應陳奏之事各自親書奏摺即當九卿前交明具

奏朕自京師抱恙而出今行步未健尚需人扶掖又兼
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不安寢食自古君臣之義甚
重必上下一德相成然後能感
上天之心召致和氣不在徒飾虛文務空名以從事也
今當此亢旱之際我君臣應協同心力夙夜靡寧以為
萬民籌畫生計大抵諸臣內實心以國家為念者固自
不少而秉性奸惡亦不可謂無人惟爾諸臣宜仰體朕
懷日存憂惕為羣黎竭誠祈禱庶幾甘霖可冀俾早獲

也特諭康熙五十年五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此案正法人犯五十餘名人數甚多若在各省完結猶可令將許多人犯俱解京正法朕心殊屬不忍況從前廣東海賊案內三十餘人止將一二人正法其餘俱發往烏喇等處為水手當差鄭盡心等非大盜並未與官兵抗拒不過迫於饑寒搶奪食物聞得鄭盡心等漢仗俱好出首鄭盡心之高乞泮能遠視五十餘里伊等俱

係熟諳水性之人令將伊等從寬免死或歸併旗下或發往盛京烏喇等處為水手當差亦可此事前止三法司議奏今著問九卿詹事科道以聞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張玉書着舊老臣久任機務直亮清勤始終一節學問人品卓然不羣朕知之甚悉倚任方殷今忽病逝深切軫悼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八

日

諭户部

趙申喬奏稱滎澤縣被水衝地畒錢糧應行蠲免其凡係黄河水衝地畒俱著查明報部等語從來河流原無一定如河水遷流南岸則北岸地畒涸出河水遷流北岸則南岸地畒涸出地方官但知衝潰地畒錢糧奏請蠲免者甚多其衝後涸出地畒應徵錢糧之處竝無一人奏請令永定河水引入柳岔口故狠城等處地方涸

出數千頃皆成膏腴有旗人耕種者亦有百姓耕種者昔年草屋數椽之人今俱蓋高樓厇舍居住矣地方官竝未將此涸出地畝查明奏聞也朕知之雖悉未肯深究趙申喬身為湖廣廵撫其長沙被江水衝決涸出之地亦曾查奏乎若如所請行則各省督撫地方官必至專以被衝地畝蠲免錢糧為事國家正賦勢必虧損朕在九卿前原欲面詢趙申喬此奏必係與鹿祐有隙藉之以辱鹿祐耳此事該部竝不詳確議覆即照趙申喬所

請議行非特為趙申喬周旋顏面乎殊屬不合其請調武官之處似應查明著再行確議具奏康熙五十年六月初十日

諭刑部

部議陳四一案甚謬據現獲陳四供稱四十四五兩年因本省不收無以度日於四十六年自山西帶領我一族并親屬婦女子姪一百三十餘口逃在陝西慶陽府居住二年四十八年前往河南從此流於湖廣貴州地

方等語顯係虛誑陜西等省自朕廵狩以來每年俱係大有並無一歲歉收督撫等題報豐稔之疏現在陳四等何事受饑百餘口入飄流乃爾耶若果係饑民妻子自應徒步荷擔沿途乞食到田畝膏腴處所即當存住耕種養贍妻子度日因何又騎馬跨騾手執刀鎗周流各省且若此百什成羣越界遠行而該督撫並不奏聞地方官反給衣服盤費糧米等物由是觀之未必非因平日不能鼓動百姓之心故轉相煽誘資給以便乘機

生事為亂也且如許人衆飄流數載每日口糧若干喂馬草料若干俱從何處得來尚謂之流民可乎大學士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深念寧津縣百姓流離地方官不行揭報題叅處分始行禁止前偽朱三太子人知之者多曾有巨室交接至家供其酒食延之讀書朕無不知也此案部議將陳四等妻子各發回原籍安置伊等離家多年發回無產業度日更撥何處地畝與之耕種乎此處並不加詳審即援今年四月釋放監禁罪人之

例混議非特廢事豈明知之而欲聽其作亂耶齊世武等罔念恩遇將事推諉自圖安逸似此草率議覆不顧顏面鄙陋極矣今刑部事件廢弛皆由齊世武卞永譽部院堂官俱朕親自擢用理應感念主德實心盡職報効今以朕為年老何能損忘朕恩將事盡行廢弛致朕忿而誅戮悔無及矣康熙五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諭吏刑二部

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恤百姓訓練兵丁及有事又

不能相機速行剿撫縱容賊盜滋蔓騷擾地方肆行搶奪且遲延日久不將其事奏聞乃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夫强盜竊盜多至三四十人百姓尚畏懼逃避况數千民人為盜搶奪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樂業乎此係赫壽等掩飾己過希圖卸罪巧行誣奏甚明著該部嚴察議奏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九日

諭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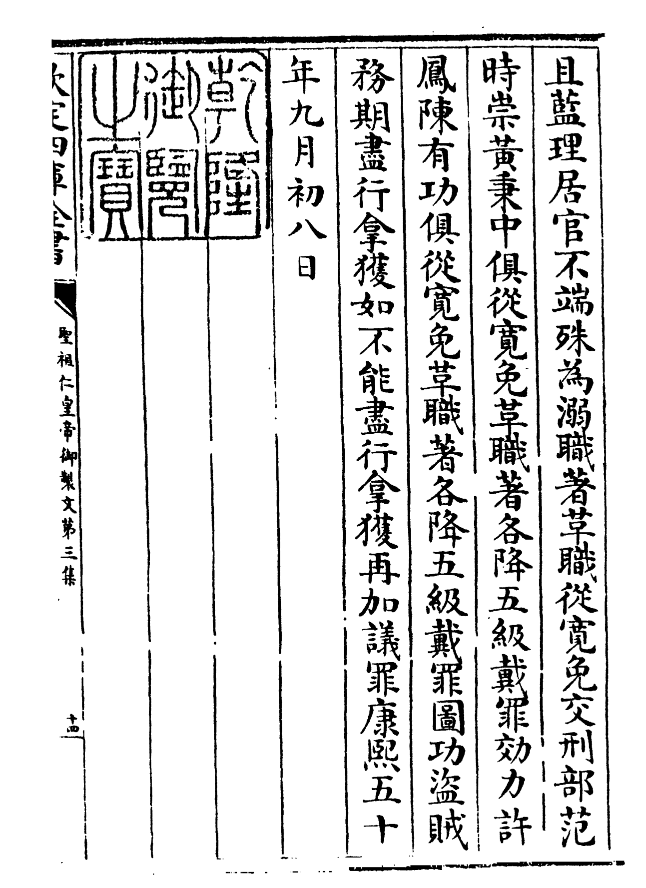
朕聽政多年惟孜孜期乂安萬姓故凡發政施令務以

真誠為尚儻矜憫犯法之人博取虛名夏則遇熱而審冬則遇寒而審不時遣官恤刑督撫審擬案件復屢屬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於兵民官驛糜費於迎送餽遺互訐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之專責首在敦厚風俗導民於善不時訓飭有司簡清詞訟速結案件不因細事多繫妻子無辜以致蕩析家資逃匿他省即為良吏雖不熱審亦無所關使不清本原不愛黎庶徒以熱審為言則各省有定限竝非至熱時訊理俱先時審結是

有熱審之名而無其實益滋煩擾矣梁世勳不諳事體輕重草率冒昧妄行具題殊屬不合理應從重治罪但係無知陳奏著從寛免治罪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

諭兵部

朕前次廵幸南省籃理陞辭回任之時曾奏稱福建水師提督有吳英陸路提督有臣料理地方可保寧謐儻猶有盜賊之事臣無面目再覲天顔求主上寛懷等語今盜賊竊發不能即行剿撫縱容延蔓迄今尚未盡獲



且藍理居官不端殊為溺職著革職從寬免交刑部范時崇黃秉中俱從寬免革職著各降五級戴罪効力許鳳陳有功俱從寬免革職著各降五級戴罪圖功盜賊務期盡行拿獲如不能盡行拿獲再加議罪康熙五十年九月初八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褆身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櫰

謄録舉人臣王㴒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八目録

勅諭

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八

勅諭

諭户部

自古人臣事君必令民生疾苦具以上聞勸善懲惡屏絶私黨以愛民弭盜革除惡習敦厚風俗為務前張伯行奏稱務期家給人足仰報君恩今未及一年而遽云給足毋乃文飾太過乎嘗聞人多稱張伯行操守好又

聞江浙地方强盜竊賊紛紛叢集鄉紳兵民甚屬不安更聞今歲錢糧未清虧欠甚多又糧船遲誤米色不堪昔朕南巡時米價較今甚賤且並無災祲猶慮小民窮苦屢頒諭㫖今盜賊滋蔓該撫反稱給足者無非掩飾前言耳未必於小民實有利益也嗣後毋得如此虛詞矜譽凡事必速行完結敦風厚俗弭盜安民催儹糧船清理錢糧以圖報效該部其嚴飭之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一日

諭户部

朕誕膺大統撫育寰區夙夜孜孜不自暇逸凡以爲民也勤圖利濟休養安全即無水旱之虞時布寛仁之政蠲租除賦務使遐方率土無不均沾或值雨暘偶愆出帑發粟多方賑䘏其有益於吾民者靡弗備舉而亟行之朕懇懇周詳之至意前四十九年所頒諭旨申晰甚明原欲將五十年天下錢糧通行蠲免以諸臣集議恐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故自五十年

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週除將直隷奉天等九直省康熙五十年地丁錢糧一概蠲免及歷年舊欠錢糧一併免徵外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湖北湖南各撫屬除漕項外五十一年應徵地畝銀共捌百四拾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捌千一百兩有奇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五拾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儻完不及額或

有斁空託稱民欠即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該督撫湏實心力行期副朕惓惓愛民之意如有指稱事故侵欺科派事發之日必嚴行究治諭旨到日徧示城郭鄉村深山窮谷咸使知悉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温達陳廷敬蕭永藻等

臺灣總兵官員缺殊屬緊要開列總兵官内一應調補之人著問九卿其福建省官員亦遣人往問大學士李

光地并曉諭福建總督等將伊省武官内好者即行薦舉勿致隐漏如果據實具奏則福建省官員懼賢否必能直達皆勉力相率為好官矣福建地方遥遠因朕不得親臨故優劣未能即知如藍理兇惡盈滿聞而褫革之儻當伊罪未著之前先行罷黜於地方豈不大有裨益耶定海總兵吴郡居官甚優實心効力武官内允為第一令代攝江南提督事務江南人亦皆稱道此人不可謂補臺灣朕欲留俟要處提督用之餘著于列名人

內舉奏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温達李光地蕭永藻

直省生員舉人增額既多赴考者較前倍衆分校官不將卷子全閱但檢意中之人及有關節卷子呈正副主考而主考亦止將分校官所呈卷子分別取中是以真材屈阨令科赴考者俱嘖有怨言謂好文被房官埋沒竟不呈送主考此皆主考官不能將卷子全閱之故也即令朕之記性雖不及上哲猶可為中資如一日閱時

文百篇亦不能首尾全記主考官於數日之内閱卷幾千定其次第不過隨手出序而已未必得當也此特因出榜之期太近故耳如將出榜之期多展數日則主考得以盡閱卷子不致真材有遺珠之歎矣尒等問九卿具奏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九日

諭禮部

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保育維殷惟期遐邇咸寧共享昇平之福至於藩邦有能仰體此心修明厥

職者朕尤加意優待之茲朝鮮國王李焞自襲爵以來慎守封圻恪循儀度歲時貢獻方物克殫悃忱四十餘年未嘗少懈其國中之事稍有關係者必奏明仰請定奪罔敢隱諱每於欽差人員竭盡小心倍加敬禮且撫恤國人善於愛養所屬靡不悅服朕用是深為嘉美既嘗曲示恩誼而值彼地饑饉又自海洋運米賑濟故舉國人衆至今猶深感戴朝鮮貢獻朕屢加裁減以至甚輕但國小地隘其年例貢物內有白金一千兩紅豹皮

一百四十二張猶恐艱於備辦嗣後將此二項永停貢

獻又聞朝鮮國使沿途館舍盡皆傾圮難以止宿歷年

進貢奏事人員甚為勞瘁著令各該地方官作速修葺

堅固用副朕加惠遠人至意尔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

五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内閣

天壇大祭朕親行禮曾有諭旨嗣因朕躬少有違和大

臣等再三奏阻故下旨遣大臣恭代朕則照常齋戒這

兩日體中安好如常更無可疑朕思天壇必親祭方展誠心朕仍親詣行禮大臣等不知朕意或又行奏阻朕今年已六十即或行禮少遲兩傍人少為扶助亦可也其速行傳諭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諭內閣

任丘文安地勢低窪素係積水之區朕所深悉因地勢處兩大河之間區處無策故令將苑家口之南數百里堤岸保固自滹沱等河至子牙河之北數百里堤岸亦

加保固或任丘文安值雨水連綿所積之水高於河水則將堤開放引水入河其河水高時聽其自落此理之所必然也至異常水患非但兩河之間不可逆料即高阜之地豈遂可恃今值無事之時毀拆民間田廬墳墓挑濬河道建築堤閘以疲民力虛費錢糧是斷然不可者又奏稱宣府白溝諸河之水匯於茅兒灣經保定縣達於苑家口等語附近宣化府之河山西大同左衛馬邑等處甚多俱係沙流會於蔚州之桑乾遂成渾河永

定河其所稱諸水不知從何地越過永定河六里河淶水易水數重河道而突至保定縣耶況永定河身俱係沙土其通塞在於俄頃若必欲清理本源挑濬河道即竭盡直隸民力亦斷不能也樊紹祚不諳河務地勢冒昧生事混亂具奏不合其申飭之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諭户部等衙門

這口外民内有在本處納糧者亦有不納糧者具本處

納糧與否不過憑伊口説竝未行文本處查明無有確據是必詳查本處方知也現今所查十有餘萬民去來無定此番行查之後還不知續來多少回去多少將伊等盡行逐回原籍可憐窮民棲止無地若聽其閒住不納錢糧如許人民似又未可至殺虎口等處守備千總把總等交與遥管頗難稽查須特設副將同知方好管轄自何溝起至何溝止副將同知各一員又自何溝起至何溝止副將同知各一員如令種地納糧其一切錢

糧詞訟人命事件著同知料理捕盜事件著副將料理
庶得明白這所奏未詳著再行確議以聞康熙五十年
十二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温達等
朕理事年久看得人命並審擬事件要期當乎理而已
今陳汝咸條陳請照宋時洗寃録較定畫一屍格除鎗
刀弓箭銅鐵等器外木棍等物俱不作兇器等語夫人
命事件將拳毆脚踢木棍毆打致死者酌其兇器之輕

重以定罪之輕重則事必致紊亂矣如針乃至微之物以針刺死者豈可因針非殺人兇器遂免其罪乎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由此觀之木棍亦兇器也著問九卿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諭禮部

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佔踞百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為僧道日用湊集銀錢購買貧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游民充為僧道窩藏

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詔

恩詔

朕為天下生民主宵旰勤勞勵精圖治凡國家之休戚閭閻之樂利晷刻之間無不注意於此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朕誰欺欺天乎至今四十餘載親歷饑饉者不知

其幾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幾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幾天變地震者不知其幾自責涼德不能撫育履氷臨淵兢業惟守仰賴

上天眷佑

祖宗厚德幸生創業未久之際方免墜失今海寓昇平年歲稍和生民俱已樂業邇來諸王大小臣工士庶因朕五旬輿情肫切屢請加上尊號朕堅意固辭不允所請葢朕不以名譽稱揚為尚惟以海內富庶為心是以

屢蠲賦役頻省刑罰總欲使老安少懷風俗淳厚漸幾於康乂隆平之治近因淮黃告成乃東南要務再授方略望有善後朕不辭勞瘁親往閱視見畿輔山左江浙等省耆老人民俱中心愛戴雖童穉亦咸懽欣瞻仰是知民心皆一用是益深軫念視切如傷所以星夜回鑾玆特大沛弘恩普施遐邇庶幾民生咸登壽域和協徧滿寰區所有應行事例開列於後於戲安民則惠益弘逮下之恩御衆以寛聿溥好生之德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九目録

論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九

論

宋高宗父母之讐終身不雪論

朕萬幾餘暇命大學士翰林該直者於南書房出宋高宗父母之讐終身不雪論朕亦作焉大學士熊賜履將朕意已書因文意得體故不復作衆官作完進呈朕一一細閱責之太過者不免刻薄立已之意者不能無私

文章雖雅皆非至當不易之理朕自弱齡苦好讀書未嘗以文為事况帝王之學識其遠者大者而已非儒生對句華辭多靡為勝也覽此衆論又不能無疑故勉强濡毫出意見再論之論古人之道猶後之視今須在中正和平中正則不偏和平則不闕責人重者責己輕千百年前所為以瞬息論之易一生數十年間事業成之難自古創業守成自有其法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宋之開創已百餘年矣徽宗守成之主不能敬天法祖有圖

燕之議亡失故有三也所以天命將危外患已深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當日能保邦於未危治之於未亂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内有守國之賢相外有謀勇之將士可以一鼓而殲遼金何難之有若至危急存亡之秋武侯之才止於死而後已之歎僅存漢室三分偏安蜀都矣又覽史冊韓世忠敗金兵於金山兀朮乘騎而遁金山者共目所覩豈能乘騎排兵耶南渡史訛以至如此況金兵破遼之後兵已滿萬人强將猛非宋之所敵明

矣備責不能臥薪嘗膽以雪父兄母后之讐則高宗何辭若論李綱之忠言不聽岳飛之丹誠不用設使諫行言聽則必勝金兵於朱仙生還二帝於汴京朕實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無慣戰之良將下無用命之士卒天下雖有勤王之名真偽莫測虛實難分高宗久在金營孰强孰弱自有切見若使復讐雪恥再整江山實不能也勢使之也孟子曰寡衆弱强不敵也若論講和之非我

太祖高皇帝因祖之讐戊午起兵戰必勝克必取所向無敵有往必成神威聖武深仁厚澤猶念中國塗炭數次議和明朝引南宋講和之非始終不悟歸罪兵部尚書陳新甲為秦檜棄市示衆發天下兵迎戰如袁崇煥毛文龍洪承疇祖大壽唐通吳三桂前後千餘員凡出關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遺財賦因之已竭人心隨而思亂百萬雄兵盡沒東海億兆窮民罹于邊戍元氣盡傷於關東闖賊蜂起於隴西賊至京城文武逃散無一死

於難者豈非當日不主議和者乎偏安社稷猶存一線之脉絡若為雪恥復讐同死於國難者尤不知於明末同乎否乎文天祥云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實千載忠臣之語君與社稷并而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無悔不顧社稷以死雪讐又不知當時議論如何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可以居之民不堪命即有是日曷喪之詩天視天聽自我民始有國家者不可以不慎朕不敢責於

已然而責於未然取其殷鑒不遠之誡自警自戒云爾不暇多論古人是非也

三角形推算法論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益見規矩方員乃數學之根本太極兩儀之變化也三代以上人心尚實有學必精所以考定日月之盈縮七政之參差鳥獸草木之應候又以閏月定四時庶績咸熙者豈偶然哉古人璿璣齊七政表度準南北察兩至明太陽之回轉

識二分為寒暑之變遷日月星辰交食淩犯入差清濛地氣之考茍非測量難得其詳有測量而無推算勢不可成所以古人以圓容衆角衆角容方自方而三角勾股在其中矣勾三股四絃五者以直角而論乃一角九十度竝兩角又九十度即成半圜一百八十度也若非直角出入九十度内外者勾股之所不能推雖分作直形湊合偶成亦非數家之堂奧何足論哉上古若無衆角歸圓何能得歴之根而成八線之表皆因俗就易畏

頒以功名仕宦為重敬天授時為輕故置而不論以至如此康熙初年間以歴法爭訟互為訐告至於死者不知其幾康熙七年閏月頒歴之後欽天監再題欲加十二月又閏因而衆論紛紛人心不服皆謂從古有歴以來未聞一歲中再閏因而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舉朝無有知歴者朕目覩其事心中痛恨凡萬幾餘暇即專志於天文歴法二十餘年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於混亂也論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歴歴原出自中

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疎密非有他術也其名色條目雖有不同實無關於歴原皆係於歳修察考之密方圓衆角之推算測量經緯之分合則歴法行之千年何獘之有三角者圜方衆角之盡精微易曉舍此而他求必致混雜歴不可成矣唐一行元郭守敬不過借回回歴少加潤色偶合一時而已亦不能行久可見出於意見非有根基於筭術也歴本於測量終於推算授之於民時驗之

於交食豈能逃於衆目之所覩乎

量天尺論

或曰古有量天尺然天可量乎對曰此數學之不解天文之不明自古未定之學况萬幾不暇惟日孜孜宵衣旰食用心治理不當論及奈自弱齡讀書凡有學問必細心考索務求真實少得歴根三角勾股之精微故不辭無文而援筆論之夫天者高明在上萬物覆焉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云天高聽卑至理明矣言其德

也天無私覆無為而成者天之道也蒼蒼在上不可階而升者理也何能量之乎聖人作而有太極陰陽河圖洛書出焉所以仰觀俯察用一三五七九之奇數二四六八十之偶數驗之於推測考之於鳥獸草木而後定歷元分閏餘察黃鐘之律而萬事之本得矣齊政授時黎民於變時雍者聖人之德也後世不察究天文歷元之所由來只求於末節圖捷易為所以日離月遠而不悟兼之文章聰明各出己見後世數學茫然不傳矣豈

不惜乎歴元之測天者寘闗於度數分杪天之三百六十度地亦三百六十度地之一度以周尺測驗得二百五十里而無餘以今尺測驗得二百里無餘知其天度地度同也以之而測太陽之某日某地髙度即得北極之髙度按法算之不在表之大小地方之逺近絲忽不爽擴而充之七政淩犯交食雖千萬年或前或後可坐而待也豈不信乎前儒嘗論總因理深者太過而不明數學數學者不及而未必得理各塗各作不能合而為

一後人以文章之鵰雄為斷亦不勞心静思求聖人敬授人時之本也朕嘗試之至二十里不測太陽之高度種種差分之數少有疏忽其表影即不準矣又考古人先定影數不究表之長短只定冬至一影而紛紛立議所以不明者甚矣此至理之所在非難事也儻見理不確以聰明尋去再無頭緒不得表影之準則矣依此論及天不可量地可量也古人精於測器凡有嵗差月差日差時差蒙氣差之類皆自測量而得非有他伎也朕

偶有測量無不細究帝王之家物無不有往往以測器中留心又如此設使改歷元作八線皆可以目前試得總而論者測日影長短則有所據若量天則非吾之所能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十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目録

序

全唐詩序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

序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朕祗承

天眷懋紹

祖宗丕基為億兆生民主溥海内外皆吾赤子雖越在邊徼荒服之地儻有一隅之弗寧一夫之不獲不忍恝

然視也西北塞外喀爾喀七旗與厄魯特四部落並號雄藩同奉職貢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賦性凶殘中懷狡詐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朕初聞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隨遣親近大臣頒恩賚以和解之迨其後興兵構怨又命大臣曉譬利害諭令息爭乃噶爾丹抗旨狂逞致喀爾喀為所潰敗叩關乞援朕收撫之置諸邊內資給餼牽始皆得所而噶爾丹猶侈郄如故所在侵陵忽闌入我烏

闌布通之地朕受鉞親王大臣問罪聲討大師克捷未
即殄除時賊倉皇宵遁深懼我軍之窮追投牒指誓因
而釋之假使噶爾丹能自此悔禍改圖則雖至今存可
也夫何轉瞬渝盟包藏不軌窺伺我斥堠揺惑我外藩
潛欲我納木扎爾拖音肆虐不止朕深念此冦斷宜速
滅於是整飭士馬備峙糧糗決策親征而賊之蹤跡飄
忽無常又慮其兵至遠颺兵退復入乃授密畫於科爾
沁王沙津令其遣使誘賊約至近地旋調發盛京諸路

軍禦東路分遣一軍截西路朕躬統六師從中路入比行近賊巢噶爾丹不敢抗我顏行聞風奔竄朕遂親率前鋒軍併日追擊賊窮蹙已極盡棄其子女輜重而遁會與我西路師遇大敗其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走嗣是朕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居胥山麓宣威布惠兼用互施招徠其黨羽遏絶其歸路其寨桑等接踵嚮附其子復為我擒賊自料勢不能逭遂爾仰藥授首所親信丹濟喇等亦相繼乞降二十餘年狡悍陸

梁之勁寇曾不二載悉皆草薙禽獮而大業克就矣夫烈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方親征之初舉也在廷諸臣多持異議狃於目前之計者謂兇鋒挫衂無足深憂憚於征繕之煩者謂大漠遊魂難以就縛不知除惡務盡制勝在謀歴觀漢唐宋之已事往往罷敝中國之力而不能成廓清邊塞之功良由經理失宜而殲鋤之不早也朕既遠鑒前轍復追維烏闌布通之失故不避寒暑艱辛親涖窮邊三勤薄伐

惟是逆形已著然後徂征怙惡不悛然後摎討身先士卒則櫛風沐雨而人皆忘勞指畫軍儲則轉饟饋師而人爭用命茂草滋於荒磧流泉溢於沙陀萬里經行安如枕席非徼神祐曷繇臻此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朕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乘刻不容緩而滅寇之機立拯邊境之毒痛永底中原於清宴昭告

郊

廟適契成謀使非慮出萬全可輕言師旅哉兹前後用兵本末具載卷中覽是編者尚克喻朕心焉

增修皇輿表序

皇輿表一編肇成於康熙己未製序卷端時置几案歷有年所顧原編紀載沿革於郡縣特詳其地列輿圖而未設有郡縣者槩未編入朕惟國家統御方夏覆載之內視均一體外藩蒙古諸屬國自

祖宗朝後先收服次第歸誠迨朕臨御以來蕃王君長

歲時貢琛悉比內地繡壤相錯不啻萬有餘里邇者喀爾喀青海部衆稱臣嚮附土宇益廓計其山川封域斥堠之所届分野之所屬皆按地而可考也至於山陬海澨新隸職方者二十餘年間建州樹邑往往而有又若朝鮮交阯諸國之奉職惟虔邊徼土目之草心效順亦從來志方輿者所宜備載爰命儒臣更加增輯共十有六卷書成特令刊梓用示來茲於戲幅員延袤亦云廣矣而蕃生息厚風俗之道則實資於廟堂之經理朕開

編循覽深念髙卑險易形勢不齊燥濕剛柔風氣各異然而秉彛恒性遐邇皆同朕以一身為中外元元主惟是張官置吏以牧民生禁暴設防以禦民患旣鞠養之務徧尤敎化之宜周早夜孳孳無日不心通乎四海九州之隱書不云乎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凡我後人覩是編者知剏造之維艱思懷柔之不易則千百禩無疆之歷服其庶克永荷天庥也夫

五燈全書序

朕惟天生烝民厥有恒性迨物交私蔽以後遂不能有善而無惡故操治世之權者必兢兢以勸善懲惡為先務焉大易著閑邪存誠之義尚書明福善禍淫之旨皆所以啓牖下民使之回心嚮道而勿即於匪彝也間嘗流覽釋氏之書立教雖主於空寂而其戒欺去妄懲忿窒欲亦與勸善懲惡之道葢無殊旨焉自宗門教興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後裒集為傳燈諸録嗣是又舉挈要領彙成一編是為五燈會元洎乎

本朝沙門海寛念其支派繁衍自宋金元明數百年來傳述闕然乃著纘續一書今聖感寺僧超永復慮譜牒漸棼聞見不一用是旁蒐博考折衷於二編而參訂之刪其煩蕪增所未備以成全書其用心也可謂勤矣至於簡牘所載互相印證之語罕譬曲喻為說甚夥而其大指要歸亦惟欲袪迷惑以復性真不越乎閑邪存誠牖人為善之意匪僅有裨於禪宗教旨而已也故為之序

清文鑑序

朕惟自昔聖人易結繩以書契用使天下之義理悉歸文字天下之文字悉歸六書六書備而義理無不畢具苟不為講習修明則形聲點畫之制雖存其義幾乎息矣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訓至仁合於天地肇造清書大文昺如日月

太宗文皇帝上聖之資開天之運繼志紹聞丕宣文治

世祖章皇帝神靈首出智勇天授秉英斷之資持以恭
儉擴寬仁之量濟以憂勤朕以凉德膺
祖宗之鴻圖即位多年未嘗晷刻不以法
祖為念兢業自守宵旰靡遑萬幾之暇惟以讀書窮理
盡吾之志凡五經四書已經翻譯之外如綱目講義等
有關於治道者靡不譯盡近來老成耆舊漸就凋謝因
而微文奥旨久而弗彰承譌襲舛習而不察字句偶有
失落語音或有不正國書所關至鉅政事文章皆由此

出非詳加釐定何所折衷非編輯成書何以取法爰詔儒臣分類排纂日以繕稿進呈朕親御丹黄逐一審訂解詁之疑似者必晰同異於毫芒引据之闕遺者必援經史以互證或博咨於故老或叅考於舊編大而天文地理小而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具載集中名曰清文鑑用探音聲之本原究字畫之詳盡為部三十有六為類二百八十為書二十一卷清文得此而無餘蘊凡以明

祖德之源流敬本之深意也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朕仰承
列祖創造之弘模深惟國家同文之盛典歲閱數周彙
成全帙誦是編者尚其體朕歷載之勤劬因音聲以求
字畫因字畫以求文章繼自今詔令之出納章奏之敷
陳以及達於遐陬勒諸琰琬者大經大法咸有據依一
話一言式循典則庶幾國書永貽於千百禩而與日星
河漢長垂天壤也夫

全唐詩録序

在昔詩教之興本性情之微導中和之旨所以感人心而美謡俗被金石而格神祇故大舜以教胄子樂正以造俊秀蓋自二帝三王之世固已然矣文武成康之際王澤洽頌聲作洋洋乎洵足以繼薰風之操並卿雲之奏也自時厥後作者彌繁孔子從而刪定之使六義彰明一經燦列録其忠厚悱惻之辭以寓諷諭戒勉之意天道人事胥於是乎具焉漢魏以還尤多新製體例雖

更前徽未邈至陳隋之末稍凌替矣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躬自撰著一時文人才士將相名臣詠吟遞發藻采繽紛踵龥雅騷之迹光昭正始之音而歌行律絶獨創兼能自遐古以來未嘗有也爰及盛唐逮乎中晚或與運會為高下而凡緣時託志觸物攄懷形諸翰簡者皆卓然成一家之言弗可廢也朕萬幾餘閑迴環覽詠尋其指歸晰其正變而三百年升降得失之故亦因以可考焉於是論世觀人即其章句攬其菁英勒

為成書置諸几席每勤披閱加以精研迄於今已歷有年所矣頃以視河南廵至於江浙見比閭士庶有吹豳擊壤之風獻詩頌者絡繹於途雖其工拙淺深各極其不齊之致而衢謳巷舞儼然省方之所採列國之所陳亦可見人情之愛戴而先王以詩為教之義濡染而蒸陶之者所關甚鉅也翰林侍讀徐倬以全唐詩録進展卷而讀之與朕平時品第者葢有合焉嘉其耄年好學遷秩禮部侍郎以為天下學者之勸乃取兹集親為鑒

定賜以爵金即命校刋俾誦習者由全唐之詩沿波討瀾以上溯夫汾泗之傳而游泳乎唐虞載賡之盛其於化理人心將大有裨益也矣是爲序以弁其端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全唐詩序

詩至唐而衆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爲標準如射之就㲉率治器之就規矩焉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彦悉從事於

六義之學以為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懷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攄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安有運會之可區別而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强為之名非通論也自昔唐人選唐詩有殷璠元結令狐楚姚合數家卷帙未為詳備至宋初撰輯英華

收録唐篇什極盛然詩以類從仍多脫漏未成一代鉅觀朕兹發内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歲月可考者以歲月先後為斷無可考者則援据詩中所詠之事與所同時之人繫焉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釐為九百卷於是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采擷薈萃於一編之内亦可云大備矣夫詩盈數萬格調各殊溯其學

問本原雖悉有師承指授而其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至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其甚者寧為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學者問途於此探珠於淵海選材於鄧林博收約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則真能善學唐人者矣豈其漫無持擇泛求優孟之形似者可以語詩也哉是用製序卷首以示刻全唐詩嘉與來學之㫖海内誦習者尚其知朕

意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一目録

序

四朝詩選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一

序

資治通鑑綱目全書序

朕惟自古帝王言動必記而史事以興顧周禮外史所掌卷帙寖繁即紀傳亦異千百年來微言大義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筆削為斷所從來尚矣粤自龍門而降累朝國乘體製略同涑水司馬氏易分類為合編葢猶左

氏法也紫陽朱子特起而振舉之綱以提要目以備詳歲時列於上而天統明章程繫於下而人紀立增損精切予奪謹嚴庶幾春秋大居正之宗指與雖其間事例隱括稍有脫誤大都門人一時采輯之過實非晦菴本意也自時厥後有前編有外紀有大紀續編以及考證集覽發明質實之類諸家論著不一而足要皆商確折衷互相參訂明儒陳仁錫裒集而剞劂之不可謂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幾務之暇留神披閱博稽詳考纖悉靡

遺取義必抉其精微辭必搜其奥析疑正陋釐異闡幽務期法戒昭彰質文融貫前後所著論斷凡百有餘首兹允諸臣請並以付梓頒布宇内俾士子流傳誦習開卷瞭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臚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並可潛孚黙契於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作新烝民之至意也爰叙述以冠篇端用昭示於無窮焉

佩文韻府序

朕萬幾在御日昃宵分未遑自逸時當燕閒不輟問學羣經子史誦其文而晰其義矣以至百家之書凡可以裨世教勵民風者修明補正罔使闕遺嘗謂韻府羣玉五車韻瑞諸書事繫於字字統於韻稽古者近而取之約而能博是書之作誠不為無所見也然其為書簡而不詳略而不備且引據多誤朕每致意焉欲博稽衆籍著為全書爰於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朕與內直翰林諸臣親加考訂證其訛舛增其脫漏或有某經某史所

載某字某事未備者朕復時時面諭一一增録漸次成帙猶以故實或未極博於十月復命閣部大臣更加蒐采以裒益之既有原本增本又有内增外增將付剞劂矣名曰佩文韻府隨於十二月開局武英殿集翰林諸臣合併詳勘逐日進覽旋授梓人於五十年十月全書告成共一百零六卷一萬八千餘頁囊括古今網羅鉅細韻學之盛未有過於此書者也書成諸臣請序朕念自初至今經八年矣歷寒暑之久積歲月之勤朕於此

書政事之暇未嘗惜一日之勞也朕又嘗諭諸臣從來著一大書非數十年之功不能成今數年以來所成大部書凡十有餘種若非合衆人之力豈能刻期告竣故凡先後預事諸臣皆命列名其中兹序佩文韻府因備記編撰之始末遂及修集諸書之大指以見成書之不易如此

淵鑑類函序

朕幾務餘暇博涉藝林每覽一書必盡其全帙沉潛往

復既得其始終條理精義之所存而文句英華亦常讀之矣甞謂古人政事文章雖出於二然文章以言理政事則理之發𨗳而見遠者也豈僅以其區區文句之間而可以自命為學術乎自六朝乃有類書而尤盛於唐此豈非求之文句之間者哉雖然理之所寓於斯萃焉弗可廢也昔者孔子之繫易也曰方以類聚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於諸卦則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葢以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畢

具於易而易之為書因理象物因物徵辭以斷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務者各從其類以明之然則類書之作其亦不違於聖人立言之意歟書之最著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帖杜氏通典宋明以來摭者寖廣若博而不繁簡而能覈者抑亦鮮矣獨俞安期唐類函頗稱詳括大抵祖述歐陽詢之類聚稍刪存書鈔初學記白帖通典而附益之安期明人也而曰唐類函者以其皆唐輯也既缺宋以來書而唐以前亦有脫漏者爰

命儒臣逖稽旁搜泝洄往籍網羅近代增其所無詳其所略參伍錯綜以摘其異探賾索隱以約其同要之不離乎以類相從而類始備焉書成計四百五十卷夫自有類書迄於今千有餘年而集其大成可不謂斯文之少補乎學者或未能盡讀天下之書觀於此而得其大凡因以求盡其始終條理精義之所存其於格物致知之功修辭立誠之事爲益匪淺尠矣

歷代賦彙序

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興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並焉故賦之於詩功尤為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之後卓然自見於世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又謂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國政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是則賦之於詩具其一體及其閎肆漫衍與詩並行而其事可通於用人書曰敷奏以言夫敷奏者有近乎賦之義使堯舜而在今日亦

所不廢則豈非文章之可貴者哉朕嘗於幾務之暇博觀典籍見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時稱詩以喻志不必其所自作皆謂之賦如晉公子重耳賦六月魯文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賦鴻鴈魯穆叔賦祈父之類皆取古詩歌之以喻其志即詠吟之遺音得心意之所存使聞之者足以感發興起而因以明其如相告語之情猶之敷布其義而直陳之故謂之賦也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於是羈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賦乃作

焉其始創自荀況宦遊於楚作為五賦楚臣屈原乃作離騷後人尊之為經而班固以為屈原作賦以諷諭則已名其為賦矣其後宋玉唐勒皆競為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製作尤盛三國兩晉以逮六朝變而為排至於唐宋變而為律又變而為文而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於科目朕以其不可盡廢也間嘗以是求天下之才故命詞臣考稽古昔蒐采缺逸都為一集親加

鑒定令校刋焉為叙其源流興罷之故以示天下使凡為學者知朕意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清涼山新志序

朕惟清涼山古稱文殊大士演教之區也兹山聳峙於鴈門雲中之表接恒嶽而俯滹沱横臨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風勁而高寒層氷結於陰巖積雪留於炎夏故名清涼然地雖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稱靈異焉五峰竦立上矗霄漢日月之所迴環煙霞之所虧蔽蒼然深

秀其為神皋奥區葢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漢迄今歴
代皆有崇建古刹精藍遍滿巖岫宇内稱靈山佛土最
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臺為尤盛焉我
世祖章皇帝上為
慈闈祝釐下為蒼生錫福賜金遣使屢沛
恩施朕數經駐蹕兹山為
兩宮祈康寧福祉因而登五峰陟臺懷各為文勒石以
紀之琪樹靈葩形於篇詠葢嘗念佛教以清淨慈恵為

本以戒定智慧為宗亦有裨於勸善遠慝茲山又密邇塞垣遠離塵俗當為清修者之所棲泊故於此每惓惓焉山之有志所以紀形勝述建置載藝文俾後之人有所稽考往蹟舊聞不致湮沒茲編詳簡適中不蕪不支清涼勝境可撫卷而得其梗概也因叙於簡端康熙四十年五月初三日

四朝詩選序

生民之始稟二儀之精含五常之性而其理具於一心

人心之靈曰出而不窮詩大序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其闡明虞廷言志之意而歸本於心者其意深矣葢時
運推移質文屢變其言之所發雖殊而心之所存無異
則詩之為道安可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觀於宋金元明
之詩而其義尤著焉世之論詩者謂唐以詩賦取士故
唐之詩為獨盛夫唐之詩誠盛矣若夫宋之取士始以
詩賦熈寧專主經義而罷詩賦元祐初復詩賦至紹聖
而又罷之其後又復與經義並行金大略如宋制元自

仁宗罷詩而存賦明則詩賦皆罷之士於其時以其餘力兼習有韻之言專之則易美兼之則難工而其至者亦往往娩北宋而追三唐豈非人心之靈日出而不窮者歟此又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朕夙興夜寐永圖治安念養士育才國家盛典考言詢事曩代良規亦既試之制藝使通經術兼以論表判策俾達古今而於科目之外時以詩賦取人每當省方觀民之會士之所進詩賦古文止輦受觀停舟延問親試而拔其尤者亦多

矣蓋舉斯世而措之禮陶樂淑之中被以温柔敦厚之教故所以奬勸之者靡弗至焉近得全唐詩已命儒臣校訂刊布海内由唐以來千有餘年之久流傳自昔未見之書亦可謂斯文之厚幸矣遂又命博採宋金元明之詩每代分體各編自名篇鉅集以及斷簡殘章罔有闕遺稍擇而録之付之剞劂用以標詩人之極致擴後進之見聞譬猶六代遞奏八音之律無爽九流並遡一致之理同歸然則唐以後之詩又自今而傳矣夫詩之

日遠而日新如此而皆本於人之一心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之言詩法也即心法也子夏味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二子者一以文學列於四科一以多識得聞一貫朕於是有以見夫天之所以畀於人者此心此理隨在流通顧學者謹其所存而審其所發將以上達夫大本大原而充廣乎萬事萬物豈惟詩之為道也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十一